

15

怀疑丈夫



作者 徐向林

医院配给关婉馨一辆“桑塔纳”，关婉馨也早就学会了开车，一直想买辆车，但刘远征就是不同意，他觉得两人上班地点都在城里，开车纯属浪费。因此，当邱小可提出送一辆宝马车给她时，她先是一喜，继而想到了张鹏程对她的警告，再说开这么好的车，会不会太招摇了？

邱小可似乎明白了她的顾忌，便劝道：“关院长，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没有你，我们就拿不到这块地，拿不到这块地，我们一分钱也赚不到，因此，你应该拿得心安理得。再说，拿地的事是张市长亲自操办的，如果我给他送礼，算是行贿，而给你送礼就算人情往来了。”

“可是……”关婉馨想插话，还是被邱小可挡了回来：“关院长，我知道你说啥，车主的名字不是你的，我们用个化名上了车牌，你就说是一个同学出国去了，把车借给你开就行了。”

关婉馨本想说，你这招我早就用过了，还能骗谁啊？可邱小可也不等她说话，一个劲儿地催她来取车。关婉馨架不住劝，只得答应下来。

打车去凯歌公司的路上，关婉馨看到姚晓晨正带着一个摄影记者在城北采访。姚晓晨不是下岗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带着这些疑问，关婉馨下了车。

关婉馨还没走近姚晓晨，突然发现姚晓晨身边多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细一看，天哪，那不是刘远征吗？他跟姚晓晨挨得很近，从背影看上去很亲昵。

她和姚晓晨是闺蜜，姚晓晨可没少到她家蹭饭，只要姚晓晨一到，关婉馨就把刘远征发配到厨房做饭，她和姚晓晨要么边嗑瓜子边聊天，要么就抱着一大

堆韩剧碟片大看特看。一次，姚晓晨悄悄地对关婉馨说：“我呀，将来要找的老公就得像远征这样。”

关婉馨听了还只当笑话，没放在心上，可现在看到他们勾肩搭背的样子，她吓出一身冷汗：刘远征出轨了？

她改变了主意，先不打草惊蛇，决定测试一下他们。

她回头打车去邱小可处取了宝马轿车，那是一款325系的，市场售价30多万元。邱小可真是细心，连保险都办好了，车牌号也不错，车主的名字叫王萍。

开上宝马车后，关婉馨的心情才略好了些，她边开车边盘算着测试计划。回到医院时，她的计划也想好了。她从电脑公司买了一个很小的摄像头，把她装在正对着卧室床的位置，摄像头隐身在巨大的婚纱照下，另一端则连接到她开着的笔记本电脑上。弄好这一切后，她给姚晓晨打电话：“晓晨，我今天不舒服，你来陪陪我吧。”

姚晓晨一口答应了。晚上，刘远征回来不久，姚晓晨就来到关婉馨家，两人吃完刘远征做的晚饭后聊天。姚晓晨告诉关婉馨，上次整她的那个副部长，因受贿而东窗事发，以前跟他有牵连的都被传讯了，姚晓晨凭着自己的努力主持了一个“城市在线”栏目。说到这里，她眉飞色舞：“今天我们到城北采访，还请了老刘来客串，他是城管局的副局长，我们准备做一档‘老刘活排档’专栏。”

“就他那熊样儿，当心影响你们的收视率。”关婉馨不免有些心酸地说。

“梅姐，你也太小看老刘了吧，你要是嫌他不好，当心被我抢了哦！”要是没见到他们两人勾肩搭背的样子，关婉馨一定认为姚晓晨还是在调侃，可现在听来她的话却十分刺耳，大有夺夫之嫌。

吃饭时，为了让计划顺利推进，她提议喝上几杯，刘远征取出一瓶干红，她存心找各种借口灌他们俩的酒，直把他们喝得脸红脖子粗才罢休。姚晓晨显然不胜酒力，头有些晕了，关婉馨干脆建议道：“姚晓晨这样子是不能回去了，就住咱家吧。”

姚晓晨住在她家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刘远征嘿嘿笑着说：“唉，今天我要独守空房了，好吧，我就睡沙发吧，你们睡房间。”

到了深夜11点多，他们三人都睡下了，关婉馨的手机突然响了，那其实是关婉馨预先设下的闹铃提醒。

风语

56



作者 麦家

“但你执迷不悟，把我的好心当成软弱。现在你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主动把电台交出来；二，我派人来搜缴，如果搜不到我引咎辞职。给你半个小时，你自己选一条路走吧。”说罢掉头欲走。

萨根的防线终于崩溃了。他知道，一旦交出电台就铁证如山了，他可不想就这样认栽，被使馆扫地出门，像条丧家狗一样被赶出中国。他决定走示弱路线，向密特先生哀求，可不可以明天再交电台。

“你还想要什么鬼名堂？”

“不，不，”萨根连忙摆手说，“这是为我的安全考虑，今晚电台要联络，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消失了，我不干了必须对他们有个交代，找一个合适的说法，比如离开中国，或者其他说法。否则，他们会怀疑我的，一定会把我干掉。”

密特先生哼哧冷笑道：“现在你知道怕了？为了你的安全，我同意你明天再交出电台，也就是说，我允许你晚上再使用一次电台。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你已被革职，从现在起你已不再是我使馆官员，你的行为与我使馆没有任何关系，我给你三天时间，收拾东西走人！”

密特丢下萨根，转身愤然离去。

萨根心乱如麻，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密特固然可恨，但现在自己还没条件恨他，那个铁家伙是他的“尾巴”，他必须尽快剪掉它，让它从这个屋子里消失！

第二天一早，萨根去见密特先生。

密特见他两手空空，皱着眉头问他：“电台呢？你该交出电台了。”萨根完全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大大咧咧地笑了笑，说：“对不起阁下，我已在昨天晚上请人将电台转移走了。”

“什么？”密特脑袋顿时一片空白，“你……把它转移到哪里去了？”

“这当然是秘密。”

“你无耻！”密特乱了方寸，勃然大怒。“我是无耻，但并不意味着我该死。”萨根徐徐道来，“如果你不想让我死，电台就必须转移走，否则只要我走出使馆大门，哪怕中国人不把我干掉，日本人也会把我干掉的。密特先生，我有亲人，他们在加州的蓝天下时刻盼望着我回家，活着回家，而不是尸体。如果你也希望我活着回家，电台就必须交出去，否则日本人会怀疑我的忠诚，对我下毒手，哪怕我回到美国，他们也饶不了我。所以，请原谅我欺骗了你，因为我不想死，我相信你也不会希望我死，虽然我无耻。”

密特气极无语，厌恶透顶，懒得啰唆，索性一竿子插到底：“你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了，我会尽快安排你走的，保证你活着回到美国。”

萨根却得寸进尺，进一步要求密特先生对他作出让步——暂时不要对外宣布撤他的职。

“因为中国黑室的人已在怀疑我，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候，您若是对外宣布此事，等于要我的命。”萨根充分阐明他的意思，“我一旦没有了外交豁免权，恐怕一走出使馆大门，就会立即遭到中国人的伤害。”

“你的意思是还要让我包庇你？”密特先生狠狠地剜他一眼，恼怒地说。

“不是包庇，是保护。”萨根昂着头说，“我已经为我的行为付出了撤职的代价，即使还有更大的惩罚，也应来自美国法律，而非中国人的手。”

“出去！”密特忍无可忍地指着他吼道，“你马上给我出去！”

萨根纹丝不动，面色阴沉地瞪着他，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像遗言，又像通牒：“最后我还要告诉你，我的阁下，我已经写好了遗书，如果我暴死在这个肮脏的城市里，都是由于你出卖了我，我将请求家人起诉你。”

这是威胁，是挑衅，是藐视，是肆无忌惮，是小人的疯狂，是流氓恶棍的无赖。太无耻！密特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家伙竟是如此无耻、恶劣。

他开始后悔没有按照中国人的要求在发现电台后立刻将萨根扫地出门。他想压制住自己的冲动，可是马上又听到内心一个声音在向他大声呼号：是可忍孰不可忍！密特放弃了忍，很不绅士地扭曲了脸，端着桌子咆哮：“滚！你给我滚出去！”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定制方法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